

蔡骏 著

谋杀
似水年华

M
UR
DERING
T
HIN
GS
PAST

南海出版公司

谋杀 似水年华

蔡骏 著

M
UR
DERING
T
HIN
GS
PAST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谋杀似水年华/蔡骏著. —2版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
公司, 2013. 11

ISBN 978-7-5442-6823-3

I. ①谋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18947号

谋杀似水年华

蔡骏 著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黎 遥
特邀编辑 华 艳
装帧设计 朱柳柳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 张 13
字 数 325千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2版
印 次 2013年11月第9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823-3
定 价 3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引子

2020年。

我隐居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

在这里，我有很多朋友，也有很多敌人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并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更不知道我在写小说。

写作中的无数个白昼，我痴痴地凝望灰色天空，脑中记忆却一片空白。

我不停地问自己：“人生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生下来，然后又死掉。”

我想，这才是真理。

于是，我从永远不曾变过的噩梦中惊醒——梦见自己站在一条深深的沟前，黑夜里晦暗的烟雾弥漫，如变化莫测的幻影，紧紧缠绕于我的左右。

每次这样迷惘地醒来，仿佛依然活在许多年前，只是眼前蒙着厚厚的灰尘，如同隐身于荒野的蔓草丛中。也唯有此时此刻，我才能回首上辈子似的前尘往事，拨开女人乱发般野蛮生长的藤蔓，看到那双充满泪水的谜一样的眼睛，看到十年前被埋葬入土的往事，看到一幕幕无比真实的幻觉。

这个故事里所有真相，也包括所有幻觉，都被埋葬在“魔女区”。

二十五年前……

第一部

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
——托马斯·斯特恩斯·艾略特《荒原》

第一章

1995年，邓丽君去世了。

1995年，张雨生还活着。

1995年，马景涛开始在电视上咆哮。

1995年，很多人都记得《东京爱情故事》。

1995年，8月7日，清晨，7点。

大雨，夏天的大雨，已倾泻了整个晚上，冷酷地冲刷荒郊野外的马路，也必将冲刷掉某些重要的证据。

半小时前，田跃进匆忙跑出家门，回头看了看十三岁的女儿，暑假中的小麦还在席子上熟睡。他刚为一个案子熬了几个通宵，还来不及跟女儿说话，心底不免有些内疚。

坐上白色桑塔纳警车，他就闭起眼睛，连日疲倦，头疼欲裂，在车窗外瓢泼大雨的陪伴下，片刻便发出均匀的鼾声。

“到了！”

是有人将他推醒的，还是那块美国佬的弹片——残留在肩膀深处的弹片，在阴湿的空气里把他疼醒的？田跃进揉了揉眼睛，摇下副驾驶边的车窗，看到大门口挂着“南明高级中学”的牌子。这所全市重点寄宿中学正值空无一人的暑期，校门两侧是高高的围墙，向大雨中的旷野延伸。

年轻的警察小王提醒了一句：“老田，不是这边，现场在马路对面。”

田跃进平静地转过头，昏暗的阴雨天空下，隔着一条不宽的马路，有座孤零零的平房，异常突兀地伫立在荒野，仿佛绿色大海上的黑色孤岛。距案发地最近的建筑，除了马路正对面的高中，是要步行五分

钟才能到的工厂，还有更远处的几栋老公房，住的全是新搬来的拆迁户。

大雨没有停下的迹象，不少附近居民来看热闹，派出所的警察在维持秩序。老田从容打伞走下警车，跨过风雨飘摇中空荡荡的马路，与同行们打了个招呼。

一小时前，几名下夜班的工人，看到野狗不停地对杂货店狂吠，而且发现卷帘门没有锁住。有个大胆的工人钻了进去——可能想顺手牵羊偷条香烟，或者偷看老板娘睡觉，却发现了她的尸体。

卷帘门依然只开一半，田跃进戴上白手套，弯腰钻进杂货店，迎面一排琳琅满目的货架，有他最爱的香烟和黄酒。除了醋米油盐之类的日用品，上面还有不少盗版书和录像带，包括《七龙珠》之类女儿爱看的漫画，以及修正液、笔记本、橡皮擦等文具，显然是卖给马路对面的高中生，否则这种鬼地方能有什么生意？

技术人员还在赶来途中，凶案现场只有田跃进一人，地上满是零乱脚印，这些都是重要的证据。

他小心地绕过那排货架，看到躺在地上的死者。

第一次看到她。

她已化为一具尸体，田跃进轻轻惋惜一声：为什么是一具尸体？

该死！怎会疼得那么难受？不仅是受过伤的肩膀，还有胸口，就像被地上的尸体刺痛，即将倒在她身边死去，等待同事们进来收尸……死者仰躺在货架后的地板上，头朝杂货店卷帘门的方向，脚向着后面的一堵墙。墙上有一道木板门，旁边贴着几张电影画报，里面应该是死者晚上睡觉的小隔间。

她的左手往上搭在头旁，右手下垂在大腿侧，左腿微微抬起，像某种舞蹈姿势。她穿着一件粉色的及膝睡裙，在郊区显得时髦性感，脚上的塑料拖鞋已被蹬掉，落在墙边的角落，地板上有鞋底擦过的轻微划痕，表明遇害时有过短暂挣扎。但杂货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看来当时的反抗并不激烈，她很快就被杀害，前后不超过一分钟。

田跃进半蹲下来，低头看她的裙摆，衣服没有被撕坏，观察大腿裸露的部分，似乎也并无性侵害的迹象。

为什么没有性侵害？

老田脑中冒出的这个念头，让自己也感到羞愧。

因为，她——倒在地上死去的她，是如此迷人的女子，披着当时流行的波浪长发，如瀑布般散在地板上，仿佛摆了个优雅的姿势，正等待摄影师的镜头。

派出所民警说死者三十三岁，但她看上去不超过二十八岁，有些人就是青春永驻，即便没有任何妆饰。

死后发紫的双唇，苍白暗淡的肤色，欲言又止的口形，死不瞑目的双眼。

老田的眉头在发抖，实在不曾料到，这种荒野的杂货店，竟躺着一个美人，可惜已变得冰凉而僵硬。

不过，她身上最醒目的，并不是粉色睡裙，也不是性感妩媚的身材，更非至死还睁着的眼睛，而是——

丝巾。

紫色的丝巾。

在她细细的脖子上，缠着一条紫色的丝巾。

办了一辈子的凶杀案，看到过无数凶案现场，田跃进却从未见识过这样的“道具”——漂亮到难以形容的丝巾，在杂货店昏暗的灯光下，反射出极品丝绸才有的光泽。丝巾并非纯紫色，而是印着白色的奇妙花纹，像某种枝繁叶茂的植物，有浓郁的西域风情。就像围着一圈紫色珍珠，配合虽死犹生的迷人容颜，从她死去的身体，瞪大的眼睛，奇异的丝巾上，共同发出耀眼夺目的光，几乎要把田跃进的眼球刺破。

他控制住身体平衡，不碰到现场任何东西。但他察觉到一个疑点：盛夏时节谁还会戴丝巾？尤其在这个夜晚，女主人穿着睡裙，系这样一条丝巾更显奇怪。他凑近观察，发现丝巾在脖子上缠得很紧，竟然

深深嵌入肉中。

瞬间，脑中闪现大雨之夜的杂货店，一双有力的大手，用这条神秘的紫色丝巾，从背后缠住她的脖子。凶手一直站在她的身后，生生地用丝巾勒死了她！

虽是一条薄薄的丝巾，但在天然纤维材料里，桑蚕丝的柔韧性是最强的，在古代还被用在盔甲上。

一条上等的丝巾足够杀死一个女人。

如果这条紫色丝巾，就是勒死被害人的工具——这将是她多年来遇到过的最美凶器，倒也配得上如此美丽的女人。

田跃进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，仿佛有条冰冷的毒蛇，正悄悄爬上他的身体，接着就要紧紧地缠绕、盘踞、吞噬……

田跃进的目光逃离丝巾，往上移到死去美人的脸上，也是最迷人的部分——眼睛。

谜一样的双眼。

长长的睫毛底下，是大而明亮的眼睛。传说瞳孔可以保留死时看到的景象，如照相机般拍下凶手的脸。可惜玻璃体已开始浑浊，田跃进又认定凶手在背后，不指望从死者眼睛里看到任何影子。

然而，他确实看到了。

死去美人的眼睛，永远不会闭上，在得到最终答案前——她在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条丝巾会缠上自己的脖子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有不相信！不相信自己将在今夜死去，不相信谋杀自己的会是那个人或幽灵。

干了二十多年警察，勘察过无数凶案现场，不少血案的被害人死得极惨，常让年轻警察当场呕吐出来，却再也无法让他动容。可是，偏偏这个盛夏大雨的清晨，这个郊外的小杂货店，这个没有流过一滴血的死者，震动了他的心。

他们焦虑地等待着的技术人员，怕是被大雨耽搁在路上了。每次在凶案现场，同事们忙着收集证据和拍照时，他都会默默观察最容易

被忽略的细节。他仔细查看了货架，戴着手套摸了摸柜台。不知是否有财物被窃，但看上去至少货架没被动过。小杂货店打理得很干净，所有货品井井有条，乍一看颜色也很协调，卷帘门边放着几盆植物，竟给人温馨的家庭感。墙上贴着明星海报，分别是张国荣和刘德华，想必是为吸引追星的学生。真是细心的女人。

什么声音？

分明是货架后面的动静，其他人都守在卷帘门外，杂货店里只有自己一个活人——死者爬起来了？

田跃进小心地转过货架，美人依然冰凉地躺在原地，脖子上的丝巾如僵死的蛇，死不瞑目。

果然听到一丝声音，有人！就在墙后隔间里。

是凶手？

他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，无声无息地绕过地上的死者，摸了摸小门的把手。这道门已被反锁死了——凶手残忍地杀死了一个女人，居然不逃跑，还把自己反锁在凶案现场，等着警察过来发现？够变态！

他举枪靠着门边的墙板，但避开了贴墙的电影画报。因为画报上有两个破洞，可能原来是一扇内窗，但用画报代替玻璃糊了上去。

门内不再有任何声音，但他确信里面有人。他背靠墙看着地上的尸体，产生一种错觉，似乎不是他在看死者，而是死者瞪着眼睛看他。

不等了，也来不及叫外面支援，他大声朝门里喝道：“出来！”

然而，刚喊完他就后悔了——小门是从外面反锁的，里面的人不可能自己出来。

他又向死去的美人扫了一眼，看到旁边的墙角下躺着一串钥匙。他半蹲着挪过去，小心地捡起那串钥匙。最大那把是开卷帘门的，看样子是她半夜自己开门把凶手放进来，自然不会是陌生人作案；此外还有几把小钥匙，估计是锁柜台和现金的。

最后一把，看起来像房门钥匙。

田跃进右手持枪对准房门，左手拿着那把钥匙，缓缓插进小门的锁孔。

锁，打开了。

“不许动！”

如一尊战斗的神像，他握着手枪对准昏暗的门内，只看到一个小小的卧室，简单干净的木床，还有一个少年。

他？凶手？

当田跃进看清楚少年的脸，随即断然地摇了摇头。

少年蜷缩在隔间地板上，双手抱肩微微战栗，看着突然闯入的中年男人，看着他手中黑洞洞的54式手枪。若不是那身绿色警服，他一定以为是无情杀手回来斩草除根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田跃进把枪收了起来，依旧保持防范姿势，视线扫了一圈，确认不会再有第三个活人。

少年大约十三四岁，刚进入青春期的样子，嘴上有一圈淡淡的绒毛，喉结微微突起，眼睛鼻子却还像小孩——田跃进想起了自己的十三岁，当年弄堂里有不少女孩暗恋过他。

这少年身材瘦长，相貌颇为清秀英俊，白净的皮肤，直挺的鼻梁，线条分明的轮廓，留着短短的学生头，只是嘴唇明显干裂，或是被自己咬破的？少年没回答警察的问题，茫然瞪大的眼睛，就像后面死去的美人的眼睛。

是，田跃进发现少年和死者的眼睛很像，脸部许多细节也很相似。

不会吧？他对自己摇摇头，不是说死者是独居的吗，怎么又会多出这个男孩？

少年的表情有些麻木，也许已保持这个姿势很久。田跃进伸手把他拉起来，少年身体有些摇晃，索性将他背在肩上，感觉还不到一百斤的重量。

田跃进绕过躺在地上的死者，少年低头看到了她，一阵剧烈颤抖自背后传来，伴随着越发急促的呼吸声，几滴温热的泪水，落在田跃进的肩头。

“她是你什么人？”

田跃进适时地问了一句，少年却一言不发地闭上眼睛。

勘察现场的人员都进来了，诧异地看着他们走出杂货店，没想到他还背着一个少年。

仰头是一片大雨，无边无尽的大雨，笼罩这个荒芜世界。

忍着肩膀里的疼痛，越过撑着伞围观的人群，田跃进背着少年，穿过冰冷的雨幕，来到南明高级中学门口。他把少年塞进警车，沉默地坐在旁边，注视这张半成人半孩子的脸。

一次漫长而真实的幻觉……

第二章

雨，一直下到半夜，才渐渐停止。

田跃进看了眼墙上的钟，时针已走到十一点整。带着雨滴的梧桐树叶拍打窗户，送入凉气逼人的晚风。他感到后背有些发凉，还好肩膀不再痛了，径直推开房门。

公安局验尸房，疲倦的法医摘下手套，抱怨了一句：“你才来啊？”

“对不起，凶案现场发现的那个孩子，始终不肯开口说话。”

田跃进挠头强打起精神。整天都耗在这桩案子上，只在傍晚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，让女儿自己煮方便面解决晚饭——十三岁的女儿确实有理由恨他。

此刻，少年就在楼下办公室，两个小警察轮流盯着他。从早上回到局里，他一直沉默地低着头，偶尔发出几声抽泣，也不吃食堂送来的饭菜，只是渴极了喝过一大杯水。田跃进耐心地问话，也设想了许多可能。但少年就像个哑巴，或得了失语症，竟没说过半个字。肯定不是聋哑人，田跃进从他的眼神看得出，他对警察问话都有反应，只是到了下午才变得麻木，好像身边所有人已消失。不知还要耗多久，明天早上？后天晚上？

或是永远？

法医打了个哈欠，从冷柜抽出一具尸体——南明路凶杀案的被害人。

掀开覆盖尸体的一层白布，不再有迷人的粉色睡裙，脖子上的神秘丝巾也被鉴定科解去检验。现在她只是个死去的裸女，冒着寒冷的白色气体。她的眼皮已被法医合上，表情变得安详宁静，像在冷柜中

睡着了。虽然她已三十多岁，却比多数年轻女子更加性感。不过，肚子上的皱纹显示，她早已是一个母亲。

原来缠绕丝巾的地方，冰肌玉肤的脖子，显出一条紫色伤痕。

田跃进的判断没错，她是被人用丝巾勒死的，法医报告证实了这一点。

田跃进迅速将白布盖回她身上——不忍再多看哪怕一眼，即便她的身体依然撩人。

“老田，你怎么了？”法医把死者送回冷柜。

田跃进捂着太阳穴后退半步：“我有些难受。”

“这倒是头一回。”

在这间冰冷的验尸房，田跃进看过无数尸体，包括那些已被解剖了的可怜人，但从未影响过他的情绪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个女人的死，如此触动他。是因为恐惧？天生的怜悯？一个中年男人对一个美丽弱女子的怜悯？古书上说的恻隐之心？就像他刚成为警察，接触到第一个凶案时，他为年轻的被害人泪流满面，发誓要亲手抓获凶手，结果在三天内完成了誓言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事，现在这感觉又回到心底，即便他与死者素不相识。

只因她死得那样美？还是死时的那种眼神触动了他？抑或那条诱人的紫色丝巾？他感觉命中注定会遇到一个幽灵般的罪犯，或者——就是幽灵？

“别说出去！”

他冷冷地抛下一句，以免自己像那些警校刚毕业的新人一样，成为局里老家伙们的笑柄。

“好吧。”法医收拾起报告，“根据检验结果，她的死亡时间在昨晚十点至十二点之间。凶手应是成年男性，有较强的臂力，在背后用丝巾勒住被害人，一分钟内使其窒息死亡。已从死者身上采集到了一些毛发和指纹，但没有任何性侵害的迹象。”

田跃进沉默地点头。这与现场判断的完全一样。他靠着墙边说：“谢谢。”

忽然，验尸房大门被推开，二十五岁的警察小王进来喊道：“老田，那孩子开口说话了！”

愣了不到一秒钟，田跃进飞快地冲出验尸房，穿过潮湿阴暗的走廊，手撑栏杆跳下楼梯，回到了办公室。

少年趴在桌子上，悲伤地号啕大哭，整个公安局都能听到这哭声。田跃进的心被哭声揪着，似乎变成脆弱的玻璃，很快就要被击碎。他走到少年身后，抚摸他剧烈起伏的后背：“孩子，没事了。都过去了，你可以说出来了。”

继续哭了两分钟，少年才缓缓抬头，眼眶哭得肿起来了，还有泪水不停往下淌。这悲伤的样子引人同情，田跃进不动声色地掏出手绢，替他轻轻擦去眼泪。

“我看到了！”

这是少年口中发出的声音，正是十三四岁的变声期，听起来干哑撕裂，有些刺耳。

旁边两个小警察很激动，田跃进用眼神示意所有人冷静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，以免干扰他的回忆。

“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脸。”

少年瞪大了眼睛，仿佛那张脸就在眼前——可惜，他能看到的只是田跃进的脸。

“谁的脸？”

田跃进没有想躲避他的眼睛，他以镇定的神情，控制少年随时可能失控的情绪。

“我看到凶手的脸了！”

少年又一次大喊出来，双眼充满愤怒与仇恨，同时喷出的浓烈口